

# 《自决之书》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自决之书》

13位ISBN编号：9787511357016

出版时间：2015-11

作者：[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

页数：256

译者：刘勇军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自决之书》

## 内容概要

# 《自决之书》

## 作者简介

# 《自决之书》

## 书籍目录

- 介绍 写在阅读之前 / 1
- 自传注记 / 13
- 论异名 / 19
- 惊惶之书 日志 / 001
- 论感觉主义 / 025
- 文学和艺术家 / 043
- 对感觉的控制 / 069
- 特伊夫男爵的唯一手稿《自决之书》 / 127
- 关于特伊夫男爵 / 128
- 关于这一版本 / 130
- 在抽屉中找到的手稿 / 134
- 论创造卓越艺术的不可能性 / 135
- 附录 / 168

# 《自决之书》

## 精彩短评

- 1、散文合集，跟《不安之书》有部分重复。
- 2、翻译笨拙些。总是有冗长之感。有几篇是惶然录的。但总体来说，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佩索阿。
- 3、可能看的时间不对。大过节的看到一堆虚无很头疼。
- 4、我以我的目光审视自己直达内心深处。
- 5、高二上学期，部分
- 6、有意思 ~ #99#
- 7、要一讀再讀
- 8、感觉主义的概念很有意思，后半部分关于无社会主义的论述精彩至极。佩索阿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而且对于分类/解体真是痴迷或者强迫到了一种极致。前半部分思维零散，后半部分像是一口气写下来的。
- 9、从不安之书而来，然而这本太散。来自各种节选。
- 10、大概是受韩少功译本的影响太大，刘勇军译的《不安之书》虽是全本，但读起来觉得很拗口。这本读起来没那么别扭了。但是还是有不少十分明显的错误（注释里提到《不安之书》里的引文出处时，连章节编号都对不上）和语句不通之处。
- 11、还在读
- 12、无政府主义一段甚是精彩。评分会改，值得再读。
- 13、拯救之书之二。除了书写感觉的作品，对感觉主义的谈论让人通透又眩晕。
- 14、像发现了自己的梦想
- 15、还行吧，个人色彩过于浓烈的书。
- 16、花了几天时间，可能是自己的缘故，读的时候老是觉得脑袋大，想睡觉，以后再重读吧
- 17、#2016阅读计划No.31#佩索阿的异名太多 读起来很诡异  
全书在理解不了和略有心得之间切换  
给三星是这样的原因.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在无效阅读
- 18、“在我的自我意识中，我就是个流浪者。”与佩索阿在精神上同属一类的人对这句话大概都深有体会吧。自我意识越严重，越是认清自己，痛苦也就越多。与《不安之书》不同，这本收入理性的思考更多，有他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思考。但是读完仍然觉得佩索阿之伟大在于他把这类人的状态、情绪上已经书写到极致。
- 19、“德知俱盈导致生活无法自理”系列
- 20、只读了惶恐之书 日志 部分，感觉不错。但后面部分看标题觉得略深奥，就没再往下读
- 21、“我是虚无，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任何事物，也不情愿成为任何事物”
- 22、0
- 23、太多段落有共鸣 有才华但又不是惊世之才 金句频出 评莎士比亚的部分不能恰如其分更多
- 24、这本书中关于无政府自由主义的思想简直深得我心，真的是每次读先贤的书才发现自己的很多想法人家早就有了~
- 25、反抗现代奴隶制的先锋，在水泥森林中无望地设计庭院的中产者，恬不知耻自封教主的狂人，恐怕还是个耽于手淫的猥琐男，从疯狂的自恋这点看，他甚至有可能对着自己的手稿自读。中间资本主的诡辩尤其有意思。
- 26、“生活对于我而言一向只意味着痛苦，生活太渺小了，我很不快乐。”
- 27、文明在于赋予某事物以不属于它的名称，然后以做梦结束。这个虚假的名字和真实的梦并未产生新的现实。
- 28、每次读都是发现自我的过程~
- 29、于我而言是温和的，客观上讲是扰动的 因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所以温和 打四星仅仅因为更喜欢惶然录，可能会改吧以后。更零散也更尖锐。好喜欢好喜欢佩索阿。
- 30、感觉主义。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可以读懂一些，有些地方不是太懂。好像是佩索阿自己的一些感觉主义理念原则。那篇无政府主义银行家没太懂，一个劲儿地在讲无政府主义的东西.....
- 31、“问题在于我那冷漠的意志是否愿意付出完成一部作品所需的巨大努力。”
- 32、【2016第34本书】读佩索阿就好像在读过去的自己。他对于虚无的态度，为感觉主义正名的举动

## 《自决之书》

，我用了整个青春体验过。但也因此，对佩索阿的印象正如现在的我看过去的自己那般，总觉得还是不够深度，甚至会有点投机取巧的意味。异名写作是有趣而哲学意味的创作，但也只是小大小闹吧。如果写作建立在碰巧经历过的人格解体之上，又怎能被称作天赋的才气呢？

33、突然间的感想（与佩索阿有些差异）：对痛苦的渴望源于渴望消灭痛苦，对爱的渴望源于渴望孤独，像是透彻于地震中的解脱。我将“动脉”看作“油管”，而做抛弃式赠予无疑是种绝望式的渴望，但仅仅在这瞬间你我看见了自己。这是你身体中一百个你的同时的伟大瞬间。

34、读这本书就像呼吸一样轻松，因为你正在尝试着理解的，是你自身之内的东西，也许把人虚张声势的外壳一层层剥开，会剩下一样的脆弱和破碎吧，

35、佩索阿的告诫：高妙的人能够自创面具。

36、看了佩索阿之后，总结出：“概念的分裂是控制，人格的分裂是诗歌。”

足够的分裂出无限“异名者/人格”之后，就可以做到[自己都出乎自己的意料]...存在就是要成为其他，因为万物皆有界限。若要达到完美，必须将自己分裂至无意识。

“我们看着彼此，但都没看清。我们听彼此说话，但一句都没听进去。”自然给予人的一份巨大礼物，就是，人看不清自己的样子。要让自己对自己深不可测。

37、各种共鸣 启示 和大段的自己

38、“我是虚无”

39、感谢出版 太特别的佩索阿 最近最喜欢的没有之一

40、他得到了他可以得到的自由，剩下的是无法毁灭的社会观念

41、还是要先看不安之书 再看这本

42、编排混乱。作者本人的作品夹杂在一些评论文章中。另外一个问题是，除了编排混乱这个问题之外，还存在一个问题是，这本书属于东一部分西一部分。并不是《自决之书》的全本，甚至节本都不是，仅仅是一个选译本。重要的东西都不能在这本书里体会到。唯一知晓的情况是佩索阿使用异名写作。这本书中的不安之书部分，在《惶然录》中均可找到。简单说来，这本书更像圈钱之作。

43、一年前的冬天偶然读到佩索阿的短篇《清醒》，寒冷的天气让我感觉清凉和沉寂，现在读他也有着相似的感受，虚无中迷茫中的清醒。

44、对自怨灵魂最温柔的爱抚

45、佩索阿早已烧尽自己为我构筑了一个世界，伊掏空了躯壳只是在告诉世人，爱比死更冷。

46、我不了解自己，在我的自我意识中，我就是个流浪者。

47、可能每个诗人写作者都会开无数个人格出来，分裂是诗歌。“我是虚无，我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事物。也不情愿成为任何事物。”如果我必须做梦，那为什么不做我自己的梦呢？

48、“他知道确定就是疯子的特权，生活短暂又荒唐，绝不能对生活认真。于是他创造出了男爵，将他自己的渴望、骄傲和智慧赋予男爵，并且带着绝称不上无辜的笑容，将他杀死”

49、也许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分离人格，热爱文学，感觉这个世界而苦恼地路过。

50、不知是译本的原因还是什么 对我来讲 诗人身份的佩索阿比哲人身份的佩索阿更迷人

### 1、《自决之书》的笔记-ALL

我并不渴望可能的事物，而是热望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我并不渴望用程度衡量的不可能，而是热望着用性质判定的不可能。因为诗歌就是惊异、欣赏，仿佛一个人从天上坠落，完全明白他自己在坠落，并对事物感到惊奇。我无法阻止我的思想不去憎恨完整；针对一个事物，我会产生一万个想法，这一万个想法中出现了一万个互相联系，我不愿意消除和压制它们，也不愿意将它们都集中成一个想法，如此一来，它们那不重要却互相联系的细节就可能消失。尽管我一直是个贪婪和热情的读者，却不记得我读过的任何一本书，我只记得我在阅读时的思想状态，我自己的梦，和梦带来的刺激。我们通常用已知的观念来粉饰未知的概念。文明在于赋予某种事物以不属于它的名称，然后以做梦结束。这个虚假的名字和真实的梦并未产生新的现实。这个客体变成别的东西，因为我们使它作出改变。我们制造现实。现实的原材料保持不变，但我们通过艺术赋予它形态，使它看起来有所不同。一张松木桌子既是松木也是桌子。我们坐在桌子旁边，而不是松木旁边。尽管爱是一种性本能，我们并不是出于这种性本能去恋爱，而是出于对其他情感的臆测，而这种臆测本身就是其他情感。乡村的黎明令我喜欢，而城市的黎明好坏掺杂，因而更令我喜欢。是的，因为和一切希望一样，一种更大的希望给我带来微微的苦涩，一种远离现实的乡愁味道。乡村的黎明是存在，而城市的黎明是希望。前者让你活着，后者则让你思想。我注定总要去感怀，和世界上最不幸的那些人一样，认为思想比存在更有意义。这些午后像高涨的潮水将我填满，心头泛起一种感觉，比乏味更糟糕，但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是一种说不清的孤寂感，一种全部灵魂的毁灭。我觉得好像失去了仁慈的主，就像一切的实质已经消亡。物质宇宙就像一具死尸，它活着的时候我热爱它，但它消散在这最后一抹晚霞的温暖光芒中，化作一种虚无。我从毫无特征的生活中抬起头，以便能看清自己是怎么生活的。我看到自己的一切所为、所想或所有是一种幻觉或疯狂。曾经没有看到的东西令我吃惊，我惊叹于自己的种种过去，而如今看来那不是我。我回望自己的昔日时光，仿佛太阳刺破云层。带着形而上学的惊愕我发现，我最深思熟虑的行为、最清晰明朗的想法和最合乎逻辑的打算，终究不过是天生的醉态、与生俱来的癫狂和巨大的无知。我没有表演，是演员的动作表现了我。生活以不无讽刺的惊骇使我惶惑，一种消沉意志使我茫然，这种消沉超过了我的有意识存在的界限。我发现，我的一切不过是错误和背离，我从未活过，我只是存在于充斥着意识和思想的时间范围之中。此时，我感到自己像是眼睛习惯了监狱里微弱光线的人，在一次地震中获得解脱。我感到颓废，真正地感到颓废，仿佛突然得到宣判，瞬间意识到真实的我，这个我常常在梦里游走于我的所感和所见之间。当我感到自己真正存在时，并且我的灵魂是一个我不知道可以被什么样的人类语言来界定的真正实体，这样的感觉实在难以描述。我不知道，我是否像自己感觉的那样在发烧，或者说，是否已在生活的睡眠中退烧。是的，我再重申一遍，我就像一个旅行者，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不知道自己怎么去的那里。这使我想起那些失忆的人，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是他们自己，而是别人。对于那些在生活中做梦的人，以及像培育温室植物一样通过培养感觉获得一种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的人，他们成功迈出第一步的标志就是，用一种夸张而又异乎寻常的方式去感受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另一种方法更微妙，也更难做到。这种方法就是，形成一种将痛苦化身到一个理想人物身上的习惯。首先，我们需要塑造另一个“我们”，赋予这个“我们”以苦难——使这个“我们”——遭受我们所遭受的一切。然后，我们需要在内心塑造一个受虐狂，形成一种彻底的受虐心理，享受这种苦难，就好像是别人在受苦。第三种方法就是将痛苦稀释并变成快乐，将怀疑和忧虑转变成一张柔软的床。这种方法主要在于，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焦虑和痛苦上，强烈感受到它们，过度的悲伤会带来极大的快乐，通过这种强力激发的快乐，使我们心情舒畅，心满意足，带着点受伤流出的血液的味道。当然，只有出于习惯和通过受训致力于快乐的人，才会做到这一点。可这仅仅是在我紧张生活之际对最微小事物的最微妙的感觉，或许这是因为我喜欢毫无意义的事情。或许是因为我注重细节。不过我倾向于相信——我不能说我了解，因为从没有费神去分析它们——这是因为微小事物绝对不会拥有社会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因为这个原因，绝对不会与现实拥有肮脏的关联。对我而言，微小事物拥有非现实的意味。没有用代表美好，因为无用之物比有用之物欠缺真实感，有用之物持续存在，不断延伸，然而不可思议的琐碎之事和光荣的微小事物在它们该在的地方存在，自由与独立地存在。在我们的真实生活里，无用之物和琐碎之事谦卑地开创了美的插曲。在我的灵魂之中，梦境和爱好带来的乐趣被丝带里的小东西这微不足道的存在而激起！



那些意识不到微小事物重要性的人是多么可怜啊！人应该不能看到他自己的脸——没有更凶险的东西。自然给予人们一份厚礼，让他看不到自己的脸，不能够盯着他自己的眼睛。只有通过河水和池子里的水，人才能看到他的脸。他不得不采取的任何姿势都具有象征意义。他不得不俯身、弯腰，承受耻辱来注视他自己。发明镜子的人毒害了人类的心。持有明确而清晰的观点、本能、激情和保持可靠、可辨识的性格——所有这些都导致将我们的灵魂转变为现实、物质和外事物的可怕结果。生活在一种对事对己都无知的舒畅、流动状态，是适合智者的唯一生活方式，也给他带来温暖。爱仅仅是厌倦孤独的表现。因此，爱是一种怯懦，一种对自我的背叛（不去爱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一个人需要某种带着智慧勇气，以便能大胆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人类的破布袋，一个活着的难产儿，一个不至于要被锁进精神病院的疯子。此外，他需要的是更大的精神勇气，以便在承认这一点后，能够欣然接受命运，而且不作反抗，不弃权，不做任何抗议的动作或表示抗议暗示的动作（天性使然）。此外，希望不去受难就是想要受难，因为当你把它称作善，且称它为善时，却把它当作恶来接受，是不合适的。如果把它当作恶来接受，那么你可能不受难。我的不幸——一种出自快乐的灾难——藏在我的自我想象之中。我看我自己，就像别人旁观我，我渐渐鄙视我自己——不仅因为我应当认识到，自己的某些品质确实该受鄙视，还因为我渐渐像旁观者一样看我自己，感受到自己的嘲弄，就像他们嘲弄我一样。我承受着自我了解的耻辱。这种大磨难缺乏高尚性，在来世没有机会复活，我只能蒙受这种耻辱。它遵照那些心理状态，将这个世界变得模糊不清，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形式与感觉的正常平衡并不相称。可见之物即虚构的现实，或真实的现实——是一个已实现的矛盾。那么，超验的事物同时是和不是，它存在于其表现形式之外或之内，在这个表现形式中，超验的事物是真实的，也是不真实的。思想就是感觉，而感觉中的事物不在空间之中，有时甚至不在时间之内。思想存在于逻辑之中，而逻辑是另一种空间。梦只是二维感觉，思想是一维感觉，一条线即一个思想。感觉主义不同于普通的文学洪流，因为它不是排他的，也就是说，它不会宣称自身为唯一正确的审美感觉。确切地说，它不会自称（除了在一定有限的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洪流或一项运动，只是认为自己一部分是态度，一部分是对所有前述洪流的补充。不能说涉及到艺术元素就能赦免或根除这种不道德。阅读的公众有两种，低级的人看不到艺术元素，只关注包含在艺术作品中的不道德元素。另一部分阅读的人对艺术感染力很敏感，因此可以分开这两种元素，假设我们讨论的这种艺术作品中包含这两种元素，只是这部分人与其他人在感受此类作品方面相差无几。如果这种作品真是出色的艺术作品，因此不道德元素并非与其内容无关，而是不可避免地以这类元素告终，那么这些不道德元素就会变得很明显，因为它们通过它们的艺术方式得到了热情、美和激情。如果现代文明具有不表现的精神，基本虚无（真空）的精神，你的“在音乐厅的感受”以此为基础（本质），比如在中世纪，人们知道如何本着超自然精神，过着辉煌灿烂的生活，这一点需再次重现。然而，在中世纪，这种精神并不完美，因为它与虚无（真空）精神结合的程度尚且不够，而虚无是我们这一代文明的精髓。无限虚无，上帝—虚无：这正是我们需要寻找的。通过这种超自然的、神性的虚无，形式、存在的幻影、完全的真实和完全的虚假，它们以一种完全错综复杂的方式从实质上在彼此的眩晕中滑过。真正的邪恶，唯一的邪恶，是叠加在自然现实之上的习俗和社会观念——从家庭到钱，从宗教到国家，莫不如是。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自然的，因为一切都是观念性有件事因此变得很明显：在现有社会组织中，对于一群人来说，不管他们的动机有多好，不管他们在反抗社会观念和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有多投入，在一起奋斗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制造出暴政，不可避免地在他们之间制造出新暴政，替代现有社会观念，都不可避免地在实际上毁灭他们在理论上所抱的希望，不可避免地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彻底颠覆他们希望推进的目的。那要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所有人都向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却要单打独斗。我们都被历史上最严重、最致命的枯竭毁灭了——即我们深刻意识到所有的努力都属徒劳，所有的计划都是无用功。对于同一个灵魂或同一个人，若智慧情绪和道德情操处于同一水平，则可谓最大的悲剧。如果一个人是道德完人，就肯定与傻瓜无异。如果一个人智慧无比，在道德方面必定有所欠缺。对于那些意志薄弱且不自觉去禁欲的人来说，智慧就好像血液循环，是生活的必要条件，是生活的不可分割基础之一。……事实上，我所有的心血来潮和欲望所带来的满足加起来，只比我对孤独的渴望多一点点。如果我忘记了一个想法，忘记了一个我想要写下来的短语，或是不记得一个特别的观点，我依然会很恼火。我意识到，我经常无法让这些轮廓拥有具体的形质。可我嫉妒我的自我，我渴望抽象，而且我注意到，或许就是因为贪婪和恨意是狭隘的两种形式，所以它们都是相同的血肉。我母亲死了，让我感觉自己属于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外在联系也断了。一开始，我感觉不知所措，不是那种身体眩晕的感觉，而是大脑处在一种死亡般的空虚之中，而这就是空虚感的本能意识。直到那时，我一直把体



会到的沉闷当焦虑，在那之后，它却枯萎成了纯粹的无聊。在她活着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感觉到她的爱，可当我失去了她，她的爱就变得那么明显。我发现，在没有了她的爱（我们就是这样发现事物的真正价值的）之后，我是那么需要感情，感情就好像空气，供我们呼吸，我们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放下我的钢笔，却没有将它真正放弃，透过面对漆黑乡间的窗户，我看到，高挂天空的一轮圆月撒下月光，赋予了空气全新的意味，仿佛连空气也变得有形了。这样的景致经常伴随着我进行无尽的沉思、无用的梦境、以及我无法工作和写作的无眠之夜。我的心感觉就像一个无机的负载。在漆黑寂静的静止黎明中，他们的轮廓那么明显，仿佛真理确实存在。根本不可能维持理智的生活。智慧提供不了指导规则。对我来说，这个认识揭露了掩藏在人类坠落这个神话中的东西。当一个人用真实的眼睛看到闪电，受到震撼，那么，震撼我的灵魂视觉的，则是导致亚当吃下智慧树果实的诱惑所具有的可怕和真正的含义。在智慧存在的地方，生活则无法持续。安特罗·德·肯塔尔更充分地表达了毁灭我们灵魂的冲突，因为他的感情和智慧处在同一水平。我所指的冲突，则是情感上对信仰的需要和智慧告诉我们信仰皆虚幻之间的矛盾。不管这个世界的谜题有何神秘，它要么是非常复杂，要么就是极其简单，不过这种简单是人类所理解不了的简单。我对绝大多数哲学理论的抗议在于，它们过分简单化了，而证明就是这些理论总是在尝试解释，而解释就是简化。一直以来，相比具体，抽象带给我的印象更深。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不怕任何人，甚至连动物都不怕，却被黑暗的房间吓得要命……我还记得那貌似怪异如何瓦解了我那种简单的心理状态。如果今天我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条路，是因为我再也无法容忍我这个已被定罪之人的[...]。我会自杀，并非因为道德上的痛苦，而是因为导致那种痛苦的道德真空。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引起了神秘主义和我对抽象的放弃，然而，这一点是建立在信仰之上，而我没有信仰。我没有信仰，可能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力，也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拥有信仰，事实上，正是因为我缺乏信仰，我才会进入这种真空状态，而这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知觉。隐士的真正哲学并非建立在隐居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拒绝生活中简单的事实所导致的敌对行为上。普通人的潜意识秘密：积极地经历事情浪漫的一面，浪漫地经历生活中较为粗鄙的一面。不要教别人什么，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要学的。当一个梦过于栩栩如生或熟悉，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现实，同样残酷，就再也不是安全港了。梦中的军队最终会败退，就好像那些在这个世界的战斗和碰撞中失败的军队一样。对现在在我身边的人，过去在我身边的人，我从来没有怨言。没人有对我不好。每个人都有待我很友善，同时也很冷漠。我很快就意识到，这种冷漠存在于我的心里，来自于我。所以，我才能说，我永远都是受人尊敬的，而这并不是我的幻想。没有人爱我。今天我意识到，不可能有人爱我。我有令人钦佩的品质和强大的情感[.....]，但我没有爱。只有那些比聪明人更固执的人，比理性的人更冲动的人，才能在这个世界的真实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按照卡莱尔的话说，所谓作品片段，就是诗人或人的遗留。但强烈的骄傲，比如杀了我或即将杀了我的那种骄傲，不会屈从于未来的耻辱，届时，畸形和残缺不全的肢体占据和限制了灵魂，将灵魂不可避免的不完整表现出来。原则一旦变成绝对，就会变成虚假，因荒谬而显得缺乏美感。心灵若要高贵，就是承认心灵是有限的，承认现实在心灵之外。不管是否沮丧，承认自然规律不会屈从于我们的意志，承认这个世界独立于我们的意志而存在，承认我们自己的悲伤证明不了星星或从我们窗边经过的人的道德情况，在这个承认之中，存在着心灵的真正意图和灵魂的理性尊严。树荫的价值比真理认识的价值更大，我的孩子，因为树荫真正且持久，而真理认识并不实在。如果能够理解正确，就能知道，相比伟大的思想，绿绿的树叶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你可以让别人看绿色的树叶，可你永远不能让别人理解伟大的思想。我们生来并不知道如何说话，我们死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在不能言说之人的静默与不能被人理解之人的静默之间，我们的生命就这样流逝了，而在这个过程中，生命总是围绕着毫无价值又高深莫测的命运，就好像蜜蜂在连一朵花都有的地方飞来飞去。出色的梦想家应该避免痛苦，但不必像“斯多葛派或早期伊壁鸠鲁派那样”，他应该“苦中求乐”，要想做到这一点，有三个办法：（1）强化分析我们的痛苦，直到这种做法可以吸收一切，这样一来，“痛苦除了变成有待分析的模糊物质，什么也不会留下来”；（2）塑造“另一个我们，赋予这个我们以苦难——使这个我们——遭受我们所遭受的一切”；（3）“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焦虑和痛苦上”，“强烈感受到它们”，让“它们带来极大的快乐”。

# 《自决之书》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